

灯下书

吴风越雨

忆柯灵，话紫砂

| 史俊棠 文 |

2000年6月19日，著名作家柯灵以九十一岁的高龄，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。之前的6月3日，我曾专程到上海华东医院探望，看着病床上他那瘦小的身躯，手臂上插着输液管，鼻孔里插着氧气管，我的心就忐忑不安，深知老人这次恐怕难以过坎了。尽管这样，我心里默默期待能出现奇迹，他还能康复出院。

柯灵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、剧作家、评论家，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。他去世的消息是江苏省作协一位老朋友打电话告知的，往后几天连续翻阅上海《文汇报》，已有多篇悼念他的文章。我深知自己不够资格写悼念他的文章，也更无意挟名人自重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提起笔来，回忆起与他十多年来的交往，以表达我对他的一片崇敬之情。

知道柯灵这个名字，是20世纪60年代初看电影《不夜城》，而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6年5月举办首届紫砂散文节。在江苏作协的组织下，这次活动来了几十位全国知名作家，如郭风、何为、林非、艾煊、陆文夫、高晓声、忆明珠，年龄最大的就数柯灵了。在为期三天的散文节上，众多作家就弘扬紫砂文化，提升紫砂工艺的品位发表了独到的见地。柯灵先生很谦虚，声称自己对紫砂工艺“一窍不通”，但对紫砂艺人们能有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羡慕不已。最后他留下了“陶都胜集，盛世闲情，以文为友，以笔鸣春”的题词。记得当时《宜兴报》还发表了采访他的文章。

1989年4月，全国散文、杂文研讨会在无锡金城饭店举行。由于有了紫砂散文节活动建立起来的关系，会议组织者又安排了作家们来陶都参观的内容。我十分清楚地记得，4月22日上午九时半，满载作家们的大客车驶进紫砂二厂。一下车作家们就先到会议室集中，收看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胡耀邦同志追悼会。这次来的知名作家真不少，有唐达成、唐弢、李国文、吴泰昌、冯骥才、张锲、黄裳、袁鹰、舒展、牧惠、邵燕祥、冯英子、贾平凹、黄宗英等，柯灵先生也来了，真是文人云集，看得出作家们对胡耀邦同志都怀有深厚的感情，以沉痛的心情看完了电视实况转播，紧接着就参观紫砂工艺制作。吃过中饭后，我陪他们到阳羡茶场看新茶采制。就是这一次，贾平凹把我送给他的阳羡雪芽茶叶，以很高的评价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《废都》。

第一次来宜兴时，柯灵先生已八十高龄，但仍很精神，行动灵便，思维清晰，对紫砂二厂、紫砂艺人十分关心，并与我讲了许多，如要尊重艺人的创作，要重视紫砂文化的研究等等，我都铭记在心。临别时，他把上海家中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我，要我去上海时到他家作客。自此以后，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去复兴路他的家中拜望一二次。听他夫人陈国容校长说柯灵爱喝茶，尤

其喜欢宜兴绿茶。每年新茶上市，我都要专程为他送几斤去，就是去华东医院探视，我带的仍是善卷绿茶。

柯灵是著名作家，写作生活长达七十多年。1994年，《柯灵六十年文选》出版。老人没有忘记我这个文学爱好者，端端正正签好“俊棠同志存正”，并钐上“非人磨墨磨人”的闲章和他本人的印章后给我寄来。1996年，由他作序的笔会文萃《走过半个世纪》一出版，又亲笔签名寄给我。同年《柯灵七十年文集》出版后，照样托人带给我一本。这些都成为我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将伴我一生，视为珍宝。

交往在日益增多，但老人从不开口要紫砂壶作礼品。只有一次例外，就是台湾著名诗人、散文家余光中先生，与柯老相交甚笃，拿柯老自己的话说：“余先生是我倾心折节的诗人和散文家，他的锦心彩笔，常使我低徊赞叹，不能自己。”1988年柯灵应邀参加汉城笔会，知道余光中先生也要与会，便托人来选了一把全红泥的四方仿古紫砂壶，配以锦盒包装，带到汉城赠余光中先生。光中先生十分高兴，于1988年12月11日还专门写了咏物诗——《宜兴茶壶致柯灵先生》，此诗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。我记得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：“最清的泉水是君子之交，最香的茶叶是旧土之情……让我们对斟两岸品味今生。”同年除夕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柯灵先生写的向台湾友人隔海拜年文章《聊赠一枝春》，文中写道：“余光中先生的散文成就，我认为‘五四’以来到他笔下，无疑已别开一境，更上一层楼。最近还得到他回赠的咏物诗《宜兴茶壶》，真是太荣幸了！”一把小小的宜兴紫砂壶，作为文化使者，引出的一段文坛佳话，我真为之骄傲。

柯灵先生身兼国际笔会上海中心主任，为了推介宜兴紫砂，只要有国际友人来沪拜望，或国际笔会上海中心有什么活动，他总是提出以紫砂茶壶作礼品，当然是掏钱买，不肯白拿。

与老人的交往，多半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和对他的崇敬之情，从不敢奢望有所相求，但有几件事，还是开口相求了，他也都一一答应。1990年，紫砂二厂搞厂庆十周年，在《文汇报》搞紫砂文化征文活动，请他担任评委顾问，他一口答应。征文活动如期结束，文章结集出书，由顾景舟大师题写书名《紫砂春秋》，算是对弘扬紫砂文化作的微薄贡献，同时也要感谢柯灵老人所付出的心血。第二件事是1993年7月赴香港搞紫砂壶展览期间，一港商相邀与刘海粟夫妇一起晚宴时，谈及海粟老人百岁寿诞时搞一次百岁百壶展，同时出画册一本，海翁夫妇答应了，但提出画册要柯灵先生作序，我自知和柯老相交不错，此事可以办到。果不其然，回来后请他帮忙，老人十分认真地写了一千八百字的《刘海粟百岁画集》序言。不料，还未来得及举办展览和出画册，海翁就仙逝

了。后来此文先后在《宜兴日报》《文汇报》发表，老人在序言中写道：“树间花满，天心月圆，昆仑头白，沧海潮生”，又写道：“治白话文学史，不能无胡适、陈独秀；新文学史，不能无鲁迅、周作人；新美术史，不能无刘海粟……他的百岁画集将问世，我深以能为此书作序为荣，遥望南天，钦迟无限。”字字句句，似珠似玉。

2000年3月10日，《宜兴日报》创刊四十五周年暨复刊二十周年，报社为反映《宜兴日报》这几年的变化与发展，计划出一本画册《岁月如歌》，时任总编托我找几位名人题词，我首先想到能否请柯灵也题词，他是九十多岁的老报人了，还曾担任过《文汇报》总编辑，是文化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。拨通电话，柯灵先生的夫人陈国容校长听明来意，说柯灵近期有昏睡现象，神志时清时迷，并答复一定尽力满足我的要求。我怕电话交代不清，又专门写了一信。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，我生怕老人因身体不好而难以动笔，又深疚烦神于他。时隔数日，收到了来信，柯老认真书写的“打起新精神，迎接新世纪”跃然纸上。《宜兴日报》和我们都以新的精神跨入新的世纪，而可敬的老人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记得1999年5月28日，我去看望两位老人，他俩提及故乡绍兴要为他建纪念馆，老人一口拒绝，说自己一个文化人，何德何能，要耗用家乡钱财建什么纪念馆，只是岁月不居，行年九十，想做的事和要做的事还很多，恐怕来不及了。在旁的我当时作安慰之言，并再三相邀两位老人再来宜兴走走看看。他微笑着答应了，反而是永远不可能了。那次临别时，二老硬要赠我一坛绍兴加饭酒，说是家乡领导带给他的，他不能喝酒，要我带走，酒是带回来了，可怎么舍得喝呢？

2002年6月19日，是我崇敬的柯灵老人逝世两周年。元旦过后，我专程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他的夫人陈国容校长，老人十分高兴，仍念念不忘为已离去两年的柯灵老人再做什么。在此之前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主编的《墨磨人生——柯灵画传》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。陈校长用她那颤抖的手签上名，钐上柯灵及她自己的印章，托上海作协的朋友辗转南京送到我的手中，捧读之余，对柯灵的崇敬之情再次油然而生，柯灵先生，我永远怀念您！

江南鲜笋趁鲋鱼

| 邵湘君 文 |

“江南鲜笋趁鲋鱼，烂煮春风三月初。”春笋上市，这个被视为“菜中珍品”的春笋，便会成为我家的主打菜，因为，春笋一直是我们餐桌上的至爱，尤其是我家先生，他把春笋誉为“蔬菜中第一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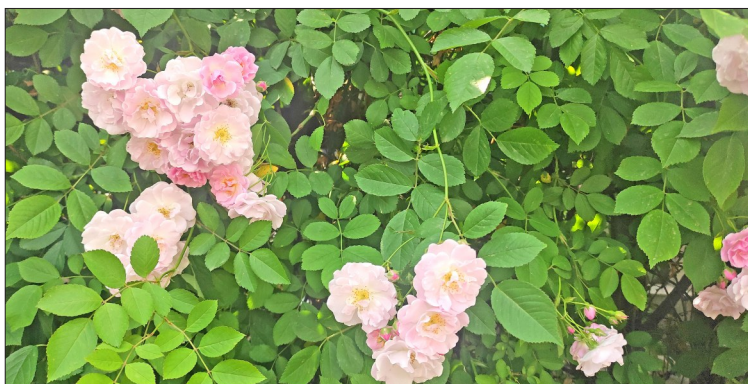
喜爱春笋，尤喜爱我们宜兴的当地春笋。每到市场挑选，我就会去找沾着黄黑泥的，体态娇小玲珑的，肤色清爽白嫩的，根须处有很多小红点的，我喜欢说长着许多“青春痣”的宜兴笋，这样的笋，闻起来清香，吃起来鲜嫩。“细、长、瘦、嫩、略带甜味”，是我们宜兴春笋的五大特征。

每次抱回笋，我的兴致就如“雨后春笋”那么勃发，一次喜欢买上两三只，回家后先帮其脱去外衣，然后洗净切片，白白嫩嫩放满一电饭锅，煮透后再焖上一宵。第二天，笋嫩头用来炒鸡蛋，或掺着香菇、木耳煲汤，“嫩笋香如鸡舌汤”，的确美妙无比。余下的笋肉，可用来炖肉、炖鸡、烧鱼等，反正是百搭，样样可搭配，片片可增味。唐代诗人白居易说得妙：“每日遂加餐，经时不思肉”，我们每一次春笋炖肉，总要烧上两大盆，可吃到最后总剩下的全是肉，这恰如清代文人李笠翁说的“肥羊嫩猪也比不上春笋”啊。

爱笋至极，爱屋及乌，每一次，我们连煲的笋汤都舍不得浪费，或煮面煮粥，或加些花生黄豆制成笋黄豆。除了鲜笋，制成的笋干也是我们餐桌上一年四季的佳肴，笋干炖鸡蛋、笋干烹咸肉，总让我们“顿顿食笋莫食肉”。

我们爱笋，不光是爱笋鲜美的滋味，更加看重春笋具有的保健作用。现代人营养过剩，“三高”现象比比皆是，已成为危害人体的无声杀手。而这天然低脂、低热量的春笋，正是“三高”的克星，所以，也是我家大腹便便先生的至爱。中医认为：笋味甘、微寒，无毒。在药用上具有清热化痰、益气和胃、治消渴、利水道、利膈爽胃等功效。笋还具有低脂肪、低糖、多纤维的特点。食用笋不仅能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消化，去积食，防便秘，并有预防大肠癌的功效。笋养生学家认为，竹林丛生之地的人们多长寿，且极少患高血压，这与经常吃笋有一定关系。这鲜嫩的宜兴春笋，正是我们保健身体的上等佳品啊。

“破土常萌心向上，临风独立品修行”，我们爱笋，更爱笋的积极向上的高品。那一颗破土而出的向上心，那一种临风而立的高节品，笋的挺拔向上，笋的苦力修行，笋的高风亮节，都会激励着我们向上、向前奋力奋进。



岁月

摄影
一千度